



通渭行吟

□ 杨晓峰

从空中鸟瞰陇中高原，史书般的褶皱册页徐徐展开，季风雕琢的脊梁沟谷，起伏纵横。当高原东部连绵的山岗和梯田顶部，忽然闪现形态各异的堡子时，便到了通渭地界！这是出乎意料的视觉冲击！一千五百多座堡子静静伫立，守候着岭上的春夏秋冬；千万个村落依山傍水，忙碌着山下的柴米油盐。

就像这威武雄霸的工程与浓厚的书卷气融合在一起，犁铧与毫笔、田埂与素笺间，在通渭，切换自如。所谓“锄含云水笔含墨，耕罢梯田耕砚田”，就是对这种奇妙景象的概括。

通渭人家早期大多是二合或者三合院落，夯土板墙，像微缩版的堡子。庭院里的上房以土坯房舍为主，耳房和侧屋根据家境，以土坯房或基子（土坯）箍成的土窑构筑而成。光线较好的人家会在土窑顶铺上青色的板瓦，或在庭院的墙角修筑一座高房。高房分两层，一层为杂物间，二层住人，整体会超出院墙的高度，其功能不言而喻。据说高

丹霞的纹路

□ 王 悦

清晨的露水还未散尽，大巴车已经驶离张掖市区。车窗外的祁连山影渐渐褪去青灰色，露出褶皱里赭红的底色。

导游说这是丹霞地貌“苏醒”的前兆，像晨起之人舒展筋骨时，关节处泛起的血色。

第一眼望见七彩丹霞时，我竟想起敦煌莫高窟的藻井。那些被风沙侵蚀了千年的岩层，此刻在朝阳下显露出惊人的艳丽。铁锈红与姜黄交织的波纹里，夹杂着青灰与乳白的纹路，恍若天神打翻调色盘后，随手用巨斧劈开的层次。游步道在丘陵间蜿蜒，每一步都是踩在几千万年前的河床沙砾上，鞋底与远古的卵石摩擦，发出细碎的私语。

山体断层处裸露出清晰的层理。深红岩层沉淀着侏罗纪的暴雨，灰白夹层里凝固着新生代的季风。

正午的日光将山色烘焙得愈发浓烈。在“七彩屏”前遇到写生的美院学生。他的调色板上挤满夸张的矿物颜料，却始终调不出山体那种沉淀的朱红。“颜料是死的，山是活的。”他蘸取更多钴蓝，试图

捕捉岩层间流动的光影。我想起嘉峪关城砖缝隙里的苔藓，同样在无机物中挣扎出生命的痕迹。

黄昏时分的“刀山火海”景区最是魔幻。夕阳将西侧山体染成熔金色，东面阴影里的岩层却泛着幽蓝，仿佛同时置身于淬火的锻炉与冷却的剑池。几位摄影爱好者支起三脚架，讨论着长曝光能否拍出大地渲染的韵律。

暮色四合时，山体开始分泌出奇异的荧光。最后一辆景区接驳车在盘山路上亮起尾灯，红点沿着地质年表般的之字形路线缓慢爬升，恍若游走在岩层剖面上的电子显微镜光标。

我触摸到一处风化的岩壁。砂质岩表面布满蜂窝状孔洞，指尖传来的酥麻感让人想起古籍脆化的书页。某个孔穴里嵌着半枚贝壳化石，螺旋纹路中积满橙红岩屑，这来自白垩纪的海洋信物，此刻正与新生代的陆相沉积物进行着跨越纪元的对话。

月光下的丹霞山重新披上青灰外衣，倘若收敛了所有锋芒的经卷。远处公路偶尔划过车灯，刹那间照亮山体，有着惊鸿一瞥的绚烂。

房现在成了陇中民居的一大特色，每年吸引大批美术生前来写生。

如今，连续两进甚至三进的四合院落比比皆是，正门门楣上刻有“耕读第”“勤俭居”“砚耕第”“孝悌居”等字样。院墙和房舍多以砖混结构为主，有的人家还盖起框架式二层或三层小楼，外观朴素典雅。在群青碧注的背景下，与房前屋后的树木交相辉映，很是妥帖。往日通往山外的乡间小路，早已变身为硬化的村村通大道，阳光下，像银色的丝带逶迤飘动，将山脊、阡陌和田园系在一起。紫苜蓿与格桑花织成彩练，红山楂与金银花合为画卷，铺在美丽乡村大舞台。

我曾经蹉过的牛谷河，依然清澈见底，像天然的护城河，流经南河桥后，固执地寻觅着渭河的方向，朝着东南倔强前行！通渭，这座两千多年前被称作平襄的小城，是因渭水的滋养而得名？还是因牛谷河万川归海的执念而来？还是契合着通渭人务实而执着的性格？

一提及通渭，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冒出一句名片式的话语：哦，家家挂字画！的确，这看似一种现象，但其实是通渭人彼此的心有灵犀，是整体的家风气韵。往深处讲，应该是一种人生意识，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

记得上小学时，傍晚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是要完成一篇大楷，方可吃到晚饭。大楷被评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级，倘若得了末等，感觉头都抬不起来。于是，通渭孩子的案牍上总有几套古人或名家墨迹，书包里与课本相伴的，除了小人书便是碑帖。

窗外，墨香与炊烟同时升起；屋内，碑帖被轻轻翻开，书法与生活就这样如胶似漆，绘就了一幅幅极具特色的生活场域。

在通渭人的精神家园，家喻户晓的通渭小曲，骨子里住着宋元杂剧词曲牌名的魂魄。作为春节夜社火的歌舞主体，由三弦、二胡、板胡、竹笛等几样乐器简单伴奏，就能在冬日庭院、空

旷地或打麦场的夜空飘荡。在各式灯笼光怪陆离的映衬下，花旦扮相的腊花姑娘们手摇折扇或端着花灯，和着歌者的曲调，踏着十字舞。被狮子舞、纸马舞、旱船舞者簇拥的歌者，两手互碰着一对铜铸小钵碗，卡着节奏，诉唱着戏文中的酸甜苦辣。观者被欢快的阵容和小曲顿挫的调式缠住脚步，驻足在凛冽寒风中，想着各自的心思。

而为夏天诞生的通渭山歌，却鲜为人知。这是人们集体出工时，应景而生的乡村咏叹调。只是在田间地头清唱，或婉转，或高亢，与生存环境浑和押韵！当年初中放暑假，有山歌相伴，我很喜欢参加生产队的麦收，或加入担麦捆的队伍。麦浪滚滚，山路弯弯，不时飘来阵阵山歌。农人们踩着调子，精神陡然一振，辛劳揉进歌谣，疲惫便随风消散。

通渭人怜惜的还有那眼灵动的泉水。早在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时，三百多处泉并名录上，其就位列其

中。几千年来，热流从泥岩深处静静涌出，不知疲倦，不分昼夜，熨帖着峡谷的皱痕。通渭人没有辜负那份炽热之情。口口相传，赋予这里一个有温度的名字——汤池河。汤池河谷，四季温润，树木葱茏。河谷上空氤氲的薄雾，仿佛轻柔的纱幔，谁也不知飘过多少个朝代。

“恨无今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在通渭，一千多年前，由秦嘉与徐淑的爱情催生的五言诗的文字意境，竟凝结成绝唱般的经典叙事，雕刻出一段惊艳的传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长河中流淌！

遇到重要的时间节点，通渭人的仪式感也是别有情趣。无论是红事中“十三花”的流水筵席，还是白事上动辄千字的谏文，人们为赓续不绝的民俗符号，不断赋予新的传承意义。春节，除了贴春联挂灯笼，通渭人还保留着一项独有习俗——在屋檐和门楣上贴春叶。乍一看，春叶像长条形的彩色窗花剪纸。其实工艺的复杂远胜剪纸，经染色、打刻等工序，由木槌敲击鏊子，轻重缓急，全凭感觉。镂空造型的吉祥图案，便拍击而出。

远远望去，庭院高处，春叶陪着漫天的雪花簌簌翻卷，在檐头舞动，整座院落仿佛垂下千百璎珞，替来年的丰收续写着祝词。屋内，荞麦花经过秋雨洗礼后，华丽变身，在除夕夜泛起金黄涟漪，给日子画上一个甜甜的圆！

十万春意（外一首）

□ 何军雄

一些绿，透过枝干
将春天昭告天下
春日，这盛大的气场里
冬雪悄然无息地退场
仅剩的一丝冷被风吹去

封面舒展，心灵感应
草木的内心里怦然欲动

墙头上，攀爬的猫
伺机对一只麻雀进行追逐
春天，沿着炊烟抵达

微风里，有一缕春潮
从油菜花的花瓣上举起
一粒草籽，孕育春天
春日唤醒了沉睡的故土
将十万春意，沿途播撒

雨水辞

一场雨，在春天起了心事
连绵成一串串的珍珠
蘸一滴雨水，解读春天
以内心的笔墨为季节涂鸭

雨水，抚摸过故乡的山梁
庄稼，草木，沟渠，田园
从一场雨水中获取养分
漫卷春日，以独有的情调

雨水解救墒情，春日里
临摹过季节最初的记忆
沿着种子，一场雨水的梦
游走在故乡的土地里

天空的针脚

□ 简保东

天空低垂
像一块未完成的蓝布
云朵的针脚
细细密密

雨滴落下
像时间的种子
在泥土里
生根 发芽 长成
春天的模样

河流苏醒
像一条银色的蛇
蜿蜒 穿过
沉睡的村庄
带走 冬天的记忆

农人站在屋檐下
手掌摊开 接住
天空的馈赠
雨水在他的掌心
汇聚成 一片小小的海洋

风掠过
带来远方的消息
所有的生命 都在等待
那一场 温柔的雨

迁徙

□ 王芬霞

候鸟的迁徙路线切开经纬
羽绒脱换成羽毛时
海平线正被阳光重新锻打
三角梅将胭脂泼向混凝土的血管

椰树把月光纺成银线
浪尖的盐粒正翻译着乡愁
那些被暖气片烘烤的梦境
此刻正漂浮在盐田的镜面上
折射出十二种蓝的变奏

山竹的核心藏着液态阳光
芒果蜜腺涌出黄金的诗句
榴莲用尖刺包裹糖分的岩浆
这些地质层正在果盘里重新造陆

当黄土地裹着雪打新
橡胶树的银币仍在叮当作响
季风永不结霜的唱片旋转
候鸟在年轮里筑巢又迁徙
直到潮汐漫过所有时区
候补的春天终将领取
热带永不失效的甜蜜



峡谷奇观

〔油 画〕

焦 全 作

诗意金塔

□ 吴 春

韵味。

杏花村中故人来，他们谈论诗词，歌吟浓郁的月光，呼吸与花香皆归于清浅的黄昏。

他们端坐在时光深处，煮茶，品酒，醉卧古色古香的客栈，做着跃马江湖的边塞梦。

大漠胡杨

世事或简或繁，光阴或长或短。

烈风吹来，一川草木托起轮回的四季，生命之声无处不在。

胡杨立于山光水色间，像手持金戈的卫士，眼底风雷激荡，表面却波澜不惊。它们以艺术的姿态伫立，朝饮风露，暮啜湖水，写尽三千年的从容与坚韧。

它们用内心的期盼，捧开家园幸福的花朵；用广阔的胸怀汇集雨露，充盈讨赖河干涸的血管，奏响麦浪滚滚的天籁之音。

十月，胡杨金色的光阴一再扩散，引来更多美好的光阴。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披着月色和风霜，用金波湖水涂去身心的疲惫。深情的吟唱，点亮诗和远方的梦想。

银练奔腾

讨赖河从金塔蜿蜒流过。她以流动的姿态划开苍茫大漠，用内心的辽阔丈量山河的辽阔，赋予万物生长的力量

时光证词

一座座边关要地，饱含千年的烟尘与风霜，屹立于西部边塞；古老的遗迹，倒叙一幕幕金戈铁马。

打开历史的页面，征尘之外的宁静与安详，正在诉说被尘封的往事。

金塔，这个用名字写诗的地方，历经烽火淬炼，沉淀出内敛沉稳的从容。

有人超越自我，将荒凉化作壮丽的风景；有人书写传奇，在荒漠的怀抱中筑起家园。昔日的烽烟已随风飘散，新的炊烟袅袅升起，歌唱黎明和日出。

我以异乡人的目光看山，看水，看胡杨……

行走在金塔大地，会遇见大汉的使臣，北京的沮渠牧犍和硬骨头的胡文炳；可呼吸潮湖森林馈赠的清新，观看湖泊中嬉戏的鸳鸯……

所有这一切都是时光的证词。

杏雨春色

杏花迎春盛开，酝酿一阕清雅的诗词。千年时光凝于一瞬，胜过地老天荒。

山水静默，云深雾罩，市井的嘈杂消散无踪。读诗的人穿越时光而来，用爱心温暖另一颗心，让美在四季中流转不息。

一棵棵杏树用独特的方式完成内心的抒情。杏雨春色，当是人间最美风景。村庄焕然一新，散发出新鲜迷人的



诗韵里的河西走廊（散文诗）

□ 刘玉玲

我落笔写下诗句千行，只为写下诗韵里的河西走廊。

诗韵里的河西走廊，是晨阳漫过一排排胡杨，是母亲河泛起细碎浪花；是祁连山上空那高飞的雄鹰，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是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唐诗，是一部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宋词；是雄浑壮阔的边塞诗派，是沙漠、戈壁、雪山、冰川呈现的绝美风景；是张披阡陌如画的细腻，是一一对野鸭飞过双泉湖沟壑间禾苗的呢喃；是那小鸟叽叽喳喳吵醒的大地，是扁都口那望也望不到边的金色油菜花；是青青芦苇，是袅袅炊烟；是那一